



封面设计：尹凤阁

**革命回忆录**

Geming Huiyilu

(11)

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55,000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8,600

书号 11001·659 定价 0.55元

## 目 录

- 回忆北伐战争 .....胡允恭( 1 )
- 宋庆龄主持召开的远东反战大会 .....黄霖( 26 )
- 黎川事件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肖劲光( 35 )
- 兼驳李德《中国纪事》中的有关谬论
- 新四军成立初期的艰苦岁月 .....张云龙( 48 )
- 竹沟惨案 .....齐光( 66 )
- 华中“鲁艺”的几件事 .....曹晋杰 阴署吾( 76 )
- 抗大五分校反“扫荡”散记 .....陈允豪( 88 )
- 军委卫生部在陕北 .....饶正锡( 98 )
- 怀念官乃泉同志 .....崔义田( 115 )
- 潘汉年护送刘晓和我去淮南根据地 .....张本( 123 )
- 再返皖南 .....杨明( 129 )
- 皮定均领导开辟太行七分区 .....聂济峰 吕梁( 146 )
- 宣化店的斗争与中原突围 .....肖健章( 172 )
- 张闻天同志在佳木斯 .....张如屏( 184 )
- 坚持广西地下斗争的钱兴同志 .....肖雷( 200 )
-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回忆 .....许涤新( 222 )
- 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参加新政协 .....钱之光( 234 )

# 回忆北伐战争

胡允恭

近年来，看到史册和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些谈论北伐战争的文章，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当年一幅幅生动的战斗场面，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在想根据自己记忆所及的亲身经历，也来谈谈北伐战争。

## 一

打倒军阀割据，实现全国统一，是孙中山先生的平生愿望。他生前曾举行过北伐，终未能达到目的。虽然中山先生壮志未酬，即溘然逝世。然而他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为后来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因为“联俄”，得到了苏联的军事援助，有可能创建黄埔军校，培育大批军事骨干；“联共”，确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我党协助改组国民党，并派出许多优秀青年到国民革命军中工作，提高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扶助农工”，动员了千百万工农劳苦大众投入革命洪流，成为国民革命军强有力的后盾。广东革命政府就是在中山先生确立三大政策以后建立起来的。

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后，决定实行北伐统一全国的基本方针，这样就使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着了慌。他们勾结广东军阀陈炯明，制造陈炯明叛乱。国民革命军分别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进行两次东征，取得了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使国民革命政府的地位获得巩固，北伐的条件才开始具备。

为了北伐，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成立一个由中共领导的独立师，由于蒋介石的阻挠，最后在肇庆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团，由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叶挺同志任团长，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十二师师长张发奎指挥。

叶挺同志是保定军校六期生，二十多岁时即历任排、连、营长。因他作战有勇有谋，早被孙中山先生所重视。孙中山先生做大总统时，警卫团团长是陈可钰，第一营营长是薛岳，第二营营长是叶挺，第三营营长是张发奎。虽然张发奎在保定军校期别上比叶挺同志高得多，但他在警卫团时和叶挺担任同等职务，后来叶挺同志又到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指挥水平更高，反受张发奎指挥，但叶挺同志对个人职务全然不顾，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宽阔胸怀。

叶挺的独立团，是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二五年底由省港罢工的工人铁甲车队扩充组成的。政治指导员是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严，一营营长是曹渊，二营营长是许继慎（因任国民政府高级训练班大队长走不开，改由黄埔一期生贺声扬代理），三营营长是萧若定，团参谋长是周士第，他们和所有连排长都是共产党员，人员相当齐整，武器多数由苏联提供，也

十分精良。所以这个团的战斗力很强。

我原在广州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为了参加北伐，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奉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会书记周恩来同志之命，调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担任政治指导员。三十五团与独立团是兄弟团，使我有机会从叶挺同志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原属许崇智部下，许崇智被迫离去以后，归李济深指挥。李济深、缪培南都不满蒋介石的独断专横，他们欢迎派共产党员到自己的部队去做政治工作。当时我们党派进缪团的党员近二十名，从团政治指导员、干事、书记官、营政治指导员、连政治指导员外，团卫生队、特务连、辎重大队等均派有指导员，并成立党支部，我兼支部书记。缪培南是善于打仗的，又有共产党人去做政治工作，所以该团的战斗力也比较强，在北伐战争中与叶团同时被选派为先遣团和主力团。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成功卓著，被人们誉为“铁军”。叶、缪两团从北伐开始一直到攻克武昌，始终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对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有这两个团的英勇奋战，所以十二师全师都被誉为“铁军”。

## 二

北伐前夕，在湖南的吴佩孚势力内部矛盾激化。原来湖南省长赵恒惕，是吴佩孚的嫡系，他手下共有四个师，第一师长叶开鑫，是赵的嫡系，兵力最多，驻在长沙，赵给予的条件

也十分优厚。驻在衡阳的唐生智，为赵的第四师师长，是一位颇具野心的军人。但他地盘小，军费不足，扩充实力有困难，故他深恨赵恒惕和叶开鑫。当他得悉广东国民政府正准备北伐时，就派代表到广州，与当时国民政府秘书长谢晋（国民党党务处长，我党秘密党员）联系，国民政府予以热情接待，并立刻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当时国民政府名义上已有七个军的编制：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兼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接到这个委任后，五月即在衡阳起义，打败了叶开鑫，赶走了赵恒惕，进驻长沙，自兼湖南省长。赵恒惕和叶开鑫进行反扑，唐力弱不支，急电要求国民革命军火速驰援，叶、缪两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先踏上北伐征途。北伐战争实际也就从此开始。

我们两个团出发时，为了加强领导，我党前敌军委会书记聂荣臻同志，也随同提前出发。他对军中党员要求甚严，明令各团、营、连政治指导员，都要随同所属部队和各级指挥官亲临前线，所以我在北伐战争的各个重大战役中，都受到了很好的锻炼。

一九二六年六月初，叶、缪两团从广州坐火车至韶关，然后步行北进。当我军还未进入湖南境内时，唐生智已受挫退回衡阳，并遭受步步进迫，叶开鑫部已有部分团绕过衡阳，逼至湘粤边境。当我们进抵良田时，就与叶开鑫所属谢文炳部遭遇，发生了北伐的第一次战斗。由于我们是仓促应战，对敌

情也不甚了解，把敌人四个团的兵力，误估为两个团。还认为这两个团不过是原来张敬尧的部属，战斗力不强，因此只派独立团第二营代营长贺声扬担任主攻，由于敌众我寡，久攻不下。我们虽杀伤了大批敌人，但自己的力量也受到了相当的损失。后来因敌人怕我有大部队增援，主动撤退。这一仗我们没有打好，但我们及时召开了军事会议，总结麻痹轻敌，未摸清敌情就投入战斗的教训，为以后各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六月中旬，敌军一方面向驻衡阳的唐生智主力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又派谢文炳部两个团、唐福山部一个团，在攸县集结，准备分别向永兴、耒阳进攻，以切断唐部与广东国民革命军的联系，妄图在北伐军尚未到达之前，就吃掉唐生智的第八军。此时，第八军在安仁仅有三十九团一个营，驻在淶田警戒；另有一个连在黄沙铺警戒，安仁实际上是一座空城。在这危急的情况下，唐生智迭电向我们叶、缪两团告急。此时，我们两团正在郴县休整，接电后商定：分兵两路，叶团由郴州向北取安仁攻攸县；缪团则由郴州往东，经资兴、茶陵攻攸县，目的是从衡阳以东打击敌人的侧翼，威胁敌根据地长沙，以收围魏救赵之效。

叶挺团顺利占领安仁。随后，二、三营分别赶赴淶田及龙家湾，并由三营派出一个连到黄沙铺协同友军警戒。七月三日下午，叶团团部同时接到二、三营报告，敌军各两个团分别进攻淶田及黄沙铺。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友军退走，我方孤军作战，处境更加危急。当时独立团团部仅剩特务连、机枪



连、学兵大队等直属部队，势难同时分兵增援。正值这时，曹渊的第一营从广东为唐生智部运来大批枪炮子弹到郴州，未及休息，即奉命率部冒雨赶赴安仁。独立团决定第一营和团直属队全部增援二、三营，并星夜集中兵力向黄沙铺、涑田之间出击。半夜抵黄沙铺，时第三营正与敌展开激战，夜黑如漆，飞弹如雨，不易辨别敌我位置，而全营官兵正急待下达攻击令。经过短暂观察，叶挺和曹渊同志断然判定：“东面是我军，西北面是敌军。”随派侦察组寻找，果与第三营取得联系，一营立即投入战斗，至四日四时左右，即将敌军全部击溃，俘获甚多。同时，团部机枪连、特务连、学兵大队，也协同第二营将涑田敌军全部击溃。

缪团抵资兴时休息了半天，县政府即召集以学生为主的盛大欢迎会，缪培南和我都到会讲了话。接着出发至茶陵，既无战斗，也未休整，直奔攸县。此时攸县县城还有敌谢文炳部一团兵力防守，见我军已逼近城下，便慌忙退走，缪团于四日下午占领攸县县城。叶团因在安仁的涑田和黄沙铺与敌两个团发生遭遇战，故至五日晨才到达攸县会合。

事后，有人问叶挺和曹渊同志：当时是如何迅速判明敌我位置的？他们说：“敌军士气不振，缺乏训练，子弹流窜天空；我军士气旺盛，枪法娴熟，子弹向敌军平射，所以判断无误。”由此可见，他们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指挥若定。

七月十日一时左右，叶团开始攻击位于醴陵西南的泗汾。曹渊率第一营进击豆田之敌，并先敌强行渡河，敌不支向龙山铺方向退却。一营乘胜尾追，不料途中突遇两团敌军前来增

援，敌众我寡，且敌先占有利地形，一营势将陷入包围，甚为危急。有人建议停止前进，迅速登山，据险扼守，以待援兵。曹渊经过慎重考虑，判断为遭遇战，敌人对我虚实不明，我若退却，恰好暴露弱点，而且团部未及赶到，与其退而失败，影响整个战役，不如出其不意，争取胜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一面迅即与团部联系，一面动员党团员发扬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坚强地同敌人肉搏。然后命令集中全营火力，向龙山铺西北山头上的敌军发起冲锋。不久，叶、缪两团主力全部赶到，又有大批半武装的农民军支援，遍地都是红旗，敌人胆怯，经过二、三小时激战，两团敌军被全部击溃，俘敌数百名，缴获枪支弹药无数。泗汾之敌既溃，两团猛打猛追，当天下午二时左右，便占领醴陵城。长沙震动，敌人纷纷溃退，中共湖南区委遂领导工人、农民、学生配合唐生智部，于七月十一日占领长沙。

由于各路北伐大军都相继进入湖南，我们的力量得到加强。但同时各军在进军中也产生了一些矛盾，战略战术上一时难以统一，我们两个团在醴陵稍事休息以后，决定进军至浏阳休整过夏。

这时，许继慎同志已从后方赶到醴陵，接任叶团二营营长。

### 三

我们到达浏阳时，英国教堂和医院里的人都跑光了，我们

就利用这些空房作营房。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又继续前进。总的说来，在浏阳这一段是整个北伐中最消闲的一段。

在浏阳，时值七月，天气炎热。名义上是休整，但两团领导干部及有关人员并未得到休息。他们曾派出好几批侦察人员对汨罗江上下游反复侦察，其中还有部分人员渡过汨罗江，进入平江城，画出了简略地图。此外，叶挺同志还利用这一短暂时间，组织营连长学习《孙子兵法》。我虽在三十五团，也参加了他们的学习。叶挺同志对《孙子兵法》十分精通，我们一遇到不懂的问题就随时向他请教。从我个人来说，今天所以略懂一点《孙子兵法》，还是当年在浏阳学习的收获。

除学习《孙子兵法》外，我想三十五团也应该做点工作，便向缪培南提议：在全团抽调一部分连排长和战士办政治训练班。缪培南同意了，并叫我负责。于是我们就在浏阳南门外离城约两里多路的一个大庙里办了训练班，全体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庙的右边一个山坡上修了红佛的墓，碑上题的是“叶琪敬立”。当时我还不知道叶琪是个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唐生智第八军的一个旅长。这个庙的周围风景很好，十分幽静，是学习的好地方。我们每天上午讲一个专题，分别请团长缪培南、副团长邓龙光，以及叶挺等人讲课。讲课的内容主要有北伐的意义、北伐的战略方针、如何完成北伐任务等等。我自己讲的是省港罢工的政治意义。训练班虽然只办了半个多月，但对基层干部和战士政治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是有作用的。也正因为由我负责办这个训练班，所以我对三十五团的下级军官和部分战士比较熟悉。

在学习和工作之余，我和独立团的两位营长曹渊、许继慎同志，常到梅花巷谭嗣同的故居去访问，接待我们的是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自称是谭嗣同过继的孙子。谭家藏书甚多，大多是明清一些名人的专著。这位老人很善谈，也很欢迎我们去。临走时，老人还送了我们《谭嗣同诗集》。

在浏阳的二十多天，我们既学习了《孙子兵法》，也读了梁启超编著的谭浏阳专集。下午，我们还常到河里去洗澡，浏阳盛产夏布，河岸上洗夏布的妇女极多，我们告诫部队严守军纪，不准脱掉下衣洗澡，因此浏阳人民对北伐军反映很好。我们在浏阳住的时间虽不算长，但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们快要结束浏阳生活时，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赶到了，叶、缪两团营以上干部都到郊外去欢迎他。我们看到张师长穿着和我们差不多，没有什么特殊。但在他后面忽然来了四人抬的一顶绿呢大轿。起初我们还以为是副军长陈可钰来了，从轿子里走出来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穿着纺绸衬衫的半老人，他也快步赶到张发奎的行列中来。奇怪的是张发奎并没有向我们介绍这个“伟人”，所以肯定他又不是副军长。在这个特殊人物后面，还跟着武装卫士和两个青年，我们想从青年口中打听此人到底是谁。一交谈，这两个青年一口浙江话，不是广东人。我们打听，他们只是含糊应付，后来才告诉我们：这位先生是湖北麻城人，名叫夏斗寅，这顶轿子是蒋校长特制送给他的。夏斗寅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这次随十二师返回武昌。我们和许继慎、曹渊常常议论，夏斗寅恐怕很有来头，否则蒋介石怎么会特地送轿子给他呢？后来我们才知道，

夏斗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原是保定军校未毕业的学生，回到乡里办民团，拉了一些土匪、团丁先成立一个团，后扩编成一个旅，当了旅长。他经人介绍去广州见了蒋介石，表示愿在后方策应北伐军前进。现在我之所以提这件事，是因为从这个人身上就可以看出蒋介石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家。他除了抓住北伐军，又在后方找了一个御用工具夏斗寅。夏后来升了师长、军长、省主席，成了蒋介石的宠儿，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一员得力干将。现在看来，蒋介石这着棋没有空下，但在当时这件事只引起少数人的注意，而多数人并不以为然。这是我们在浏阳休整时的一个插曲。

#### 四

八月，我们从浏阳出发，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通过汨罗江的问题。

汨罗江因爱国诗人屈原在此殉难，留下一“屈潭”而闻名。它东西走向，全长约四百余里，当时由于多年失修，深浅不一，两岸草木丛生。据当地农民讲，秋冬季节汨罗江里基本没有水，但一到七、八月份，江水猛涨，水深可以行船，河面很宽，一般比较难渡。还在浏阳休整时，叶挺同志早就派人进行实地侦察测量。至于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哪里地形开阔，哪里可以隐蔽，侦察人员都画出了草图，交给了各营营长。可见叶挺同志不但作战勇敢，精通战略战术，而且遇事又极为谨慎。所以很多人对他都十分敬佩。独立团在北伐中战功卓著，这与

叶挺同志的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

据侦察，吴佩孚早在北伐军还未进驻浏阳时，就精心部署了汨罗江防线。这个防线的北面，湘东北的平江，是其支撑点。有人把汨罗江防线称作长蛇阵，平江正是蛇头。

平江由吴佩孚的旅长兼平江镇守使陆运防守，其本身有两个团，吴佩孚临时增派三个团，加上醴陵、浏阳溃退下来的三、四个团，近十团兵力。主要力量驻在城内，其他分驻城郊。平江南面是山岳地带，一座小山和县城对峙，一条河流自东南直走西北，东西北三面都是平地，城虽不高，但相当坚固。敌军有山炮，我方仅有迫击炮，武器不如敌军。

我军的部署是：张发奎师缪培南、黄琪翔团攻正面，陈铭枢师攻西面，叶挺团绕到敌后由北面攻城，统由陈可钰指挥。缪、黄两团首先抢占了城南二、三里远的小山头，直接和城内敌军对击。敌有山炮等重型武器，又有工事，对我威胁甚大，我方只能用迫击炮和机枪还击，缪、黄两团长也都亲临前线指挥。双方激战甚烈，敌我都有伤亡。相持了一上午，我军不得前进。

八月二十日凌晨，叶团曹渊的第一营配以团部机枪连为前卫，团部继之，在当地农民群众引导和支援下，由汨罗江南岸隐蔽处偷渡到北岸，急行军从小道进至平江城北，突然向敌猛攻。敌人正在南门外和我军搏斗，不料北门突遭攻击，于是惊慌失措。独立团官兵以最勇猛的攻势，摧毁了敌人城郊一部堡垒，敌向城中逃窜，但在独立团快速追击下，敌军不得进城，或放下武器投降，或溃散逃走。此时，南面和西面攻城部

队也加紧攻城，枪声四起，冲杀声震天。敌军城防司令陆运穿着白绸衣裤，慌忙跑到司令部门前，企图逃跑，但一见叶挺同志等已带着官兵逼近，并高喊“放下武器不杀！”陆运看看身边几个卫士，见逃跑不成，遂拔枪自杀，扑倒在司令部门前右侧。

陆运一死，敌更溃不成军，我军只花了两天不到的时间，就攻占了吴佩孚自诩攻不破的平江城。这是北伐以来战斗规模最大、最激烈、俘获最多的一次战斗。

叶团进入陆运司令部，见里面桌子上的麻将还未终局，只有两个穿着窈窕的少妇，不是陆的小老婆就是妓女。由此可见，陆运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会这么快打进他的平江司令部，同时也说明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不能打仗，平江防线虽经吴佩孚精心策划，但仍似沙团战役，一触即溃。

叶团进城后，陈铭枢、张发奎等部也相继攻入城内。据张发奎讲，他和陆运都是保定军校三期生，老同学。张在平江战役前就写信给陆，告诉他北伐军很快要到平江，劝他不要再为吴佩孚卖命，陆终不听劝告。张进城后，看到陆运已死，随即派军医给陆洗了脸，换上新军服，给他买了一口棺材。傍晚，张发奎把俘虏来的官兵集中起来，在平江城西南河边的一块空地上，为陆运开了一个安葬会，我军也有些人去看热闹。张发奎在会上说：陆运学过不少军事，但不识时务，死心塌地为吴佩孚卖命，落得今天的下场，既可惜，也是罪有应得。

我们在平江以第四军名义出示安民，城内秩序很快就安定下来。但我们在平江只住了两天，就又踏上新的征途。

## 五

平江战役以后，吴佩孚在湖南的主力北撤。这时，北伐军主力都会聚在湖南，决定分头向湖北挺进，切断吴佩孚的退路。四军和七军都由平江北进，四军在东，由平江经湖北通城取汀泗桥；七军在四军之西，攻击目标也是汀泗桥；六军沿湘赣边境戒备江西孙传芳的动向；八军则从长沙沿铁路北上取岳州，攻击目标为武汉。

四、七军出发后，四军虽遇到敌军阻击，但进展顺利，而七军则因遇到泥泞道路进展缓慢。本来七军想要先四军而攻取汀泗桥，但事与愿违，当四军攻占汀泗桥时，七军尚未到达。

四军在汀泗桥的战斗，未能得到六军和七军的支援，实际上是孤军作战。叶、缪两团从平江经通城、崇阳并无战斗。八月二十五日，曹渊率第一营首先抵达中伙铺，遇到敌军一个团的防守。敌众我寡，不得前进。双方相持了一天，独立团和三十五团主力相继赶到，很快击溃了敌人，当天就占领了中伙铺。从此，北伐军开始走上铁路线，拦腰切断了粤汉铁路，把吴佩孚的军队南北隔开，使其在汨罗江防守的残余部队成了散兵游勇。

我们由中伙铺向北继续推进，不久就到了汀泗桥。

汀泗桥有一座铁路桥，长约两百多公尺，本来并不大，也不是有名的桥。在桥的两侧有人行道，桥附近西北面有一个大水塘，一条河流自西北穿过桥，流向东南，桥东有一座小山，



山上有一些杂树。此山上可以部署一些兵力，除此以外，敌我双方都不便布置重兵。

在汀泗桥防守的敌军主要有吴佩孚的精锐军官团，外加几个步兵团，张献臣的学生大队（相当于一个团），以及吴佩孚派来督战的大刀队（约二百人）等，总兵力约万余人，统由军官团团团长指挥（有些书刊上误认为是吴佩孚亲自督战指挥）。我方攻击部队有十二师的叶挺独立团、缪培南的三十五团、黄琪翔的三十六团；陈铭枢部范汉杰和蔡廷锴各一个团；第四军司令部一个大队，总数也在万人左右，由陈可钰指挥。

敌军利用他们占据的桥东小山头，不断向我方阵地炮击，对我威胁甚大。八月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军正式开始进攻。此时敌军组织一千多人的“奋勇队”在重炮掩护下，冲过桥南，一直打到陈可钰指挥部附近，情况极为危急。缪团组织全团所有重机枪、迫击炮，集中向桥北敌人射击，以阻挡敌军继续向桥南增援，叶团和其他部队迅即扑向“奋勇队”，展开白刃战，几经冲杀，终将敌“奋勇队”击溃，军部转危为安。这时，张发奎在汀泗桥西南的一块平地上召开了一个临时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迅速攻下汀泗桥的问题。会议正在进行中，敌军一发炮弹突然打死了张发奎的一名副官，但会议没有因此受影响，仍继续进行。

会议结束后，便正式攻打汀泗桥，整个白天无进展。深夜，独立团在当地数百名武装农民协助下，一面用少数部队猛攻强渡，大部队则从隐蔽处偷渡，沿小山前进。次晨，独立团在桥的东北面敌后发起进攻，出于敌军意外，其军心大为动摇。